

日趋远离了自然，所以格外珍惜那些贴近自然的物件，比如棉麻布料与各式纸张。怀念手不释卷的学生时代，还有天天在等信与写信中度过的好时光。我对学生们说，多看看实体书，在纸上写写字吧，电子读物和邮件虽然便捷，远远代替不了纸质书籍和手写信带给我们的充实与美好，回忆中的纸质年代多么温暖可靠。

以前常常旅途中给朋友写信，在车上，在水上，伴随着车厢的一灯如豆或者船舷上的星光和月光，涂鸦一般似乎在梦中书写。有次在鸣沙山上写信，朋友收到的信纸和信封里夹着细沙，似乎听得见写字那刻的漫漫风涛。比较喜欢各种质朴的手工纸，量轻而质厚，不太光滑，吃得住字，甚至有毛毛的手撕边。有时会在纸上画些小插画，或粘贴花叶，那时总觉得与众不同才好。曾在南京捡了大朵的银杏叶给朋友写信，为此填过一首《满庭芳》，其中写道：“金陵，长记取，南园银杏，聊注衷肠。把胸中锦绣，醉伴黄粱。歌舞六朝梦觉，平生意、任自游扬……”

大学时期的节假日，总和朋友埋头在老家利利小店挑选各种台湾信纸和明信片，挤在一堆小小的孩子中间，多年以后依旧记得那时的欢喜。去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约见老朋友虹子，我们送给对方的礼物，居然不约而同都是牛皮封面的手工纸笔记本。她在香港读书时给我写信，洋洋洒洒有十几大张，我的回信自然也都简短。那时收信和写信都是莫大幸福的第一要事，最好的文字留在了那些信笺上。年前我在美国境内的尼亚加拉瀑布边给爸爸寄了一张明信片。三十年前，爸爸也在大瀑布边给我寄过相似的明信片，只不过那时他在瀑布的另一边，加拿大境内，那时我刚上小学。

有个朋友写信给我的信纸都是匪夷所思的，比如丝袜的包装纸，书的扉页，说明书的空白页等，她说那样表明写信心情之迫切，饥不择纸。王小波给李银河的书信写在五线谱上，还用蓝色墨水笔写字在镜子上，涂满了整面镜子，像蓝色的月光。

我的博士论文写到元祐文人，他们的书写用纸让我艳羡不已。比如东坡用的一种麻纸，只有在成都浣花溪的水边才能制成。他还试过海苔、竹或藤制作的纸，皆紧薄可爱。李煜特制的澄心堂纸历来令人心仪，但东坡用过比澄心堂还得心应手的天台玉板纸，更细薄光滑，坚洁如玉。看古人的笺纸名称就使人神驰，如粉蜡笺、花帘笺、水纹笺、鱼子笺、研花纸等。其中研花纸还分杏红露、桃红、天水碧，上面附着隐隐的人物翎毛花竹。米芾的传世书纸上就隐有云中楼阁的图案。

朵云诗笺也有这样美丽的图案。张爱玲说到三十年前旧上海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这样的文字令我从小对朵云轩心驰神往。后来每去书画出版社，就晃到郑名川所在的水印木刻部看看各色笺纸，赖他送我几张特别的。从前的诗笺都是亲手制作，我也曾用捣碎的旧报纸、宣纸、花叶掺和云母、淀粉，摊在旧纱窗上制作再生纸，拿来作书签贺卡倒也斑驳古拙，但和古人相比，却是粗糙不已了。唐代女诗人薛涛曾采集百年芙蓉树的花瓣与树皮，精制成深红色的浣花笺，那是用来书写相思的吧。《浮生六记》中的芸娘，春扫落花夏采蕉叶，捣烂成汁，和了云母粉入纸皴染成彩笺，不愧是文学史上最美的女子。

偶尔我还精选信笺，自制信封，写给亲爱的人。内容并不重要，收信的人自然会懂，即便无纸无字，放上几片花叶，也有聊寄一枝春的心意吧。



在南京惠济寺公园里，有三棵堪称稀世之珍的银杏树，这是南京地区现存最早的银杏树。1982年，南京市政府将这三棵银杏树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著名书法家、当代草圣林散之生前对这三棵银杏十分怜爱，曾作五百余字的长诗《古银杏行》，抒发自己对银杏勃发的英姿及朝代兴衰的无限感慨。

据说，这三棵银杏均为南朝萧梁时期昭明太子萧统在此读书时栽下的，距今已有1400多年了。当地人把这三棵银杏称为“三兄弟”，而我总觉得该称“三姐妹”更为确切，因为这三棵银杏皆为雌性树。

今年早春，南京诗友丁东成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这三棵银杏的奇特，待到跟前一看，才知银杏的奇特真令人过目难



近日，音乐跨界玩家麦克费林在上海音乐厅的一场音乐会，难得一见，非常另类。音乐会没有通常的节目单，麦克费林手握一支麦克风，基本就靠即兴发挥，就将音乐厅掀得翻江倒海。他的歌唱与众不同，没有字句歌词，只有各种音调和出其不意的节奏，口随心音，随心所欲唱，或辅之于拍胸跺脚。他的哼唱无法归类，融流行、古典、爵士、非洲灵歌、R&B……你想象得到的或想象不到的歌调，都会在他口中发出。他的音域异常宽广，高音能到女高音，低音能达男低音，且灵活多变。他的嗓音既能发出人声，又能模拟乐器，你有时候分不清舞台上到底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在唱、分不清到底是人声还是乐器声。

麦克费林尤其擅长现场互动，将一个人的音乐会融汇成全场音乐会。他哼唱几个音，将麦克风朝向听众，听众会意，跟着哼唱。表演了几段后，麦克费林向工作人员再要了一支麦克风，随意坐到音乐厅的舞台边，哼唱几句，向台下示意，有六位小伙子陆续上台，分坐在麦克费林两边，依次与他“过招”，同台“飙”唱，气氛热烈，笑声满场。

音乐会虽然没有中场休息，但看得出有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是麦克费林的独秀与听众互动，后半部分是麦克费林与昆剧艺术家张军、二胡演奏家赵磊、芭蕾舞明星吴虎生对招PK。麦克费林在演出前与以上几位只是简单排练一下，主要是到临发挥。据说他之前没有听过昆剧，在张军演唱了几句后，居然能与他合唱，音调之妩媚委婉、韵味之缠绵悱恻，令人叫绝；与赵磊二胡“飙”技，赵磊几次想用高难度的二胡技巧难倒或考验麦克费林，但麦克费林举重若轻、避实就虚、以柔克刚，最后双双达到琴瑟和谐；经过前两个回合，为吴虎生芭蕾舞伴奏，对麦克费林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他的哼唱几个音，既是器乐伴奏，又是舞思引导，长风皓月，峰回路转，舞之精灵，自由翱翔。

音乐会临近尾声，麦克费林反复哼出几个节奏音后，居然慢慢“引诱”出听众悠悠的哼唱，这哼唱从支离破碎、断断续续到逐渐成句成调、最后水到渠成喷薄而出——巴赫的《咏叹调》！（著名的四首乐队组曲中第3首）千人合唱巴赫的《咏叹调》，如此神圣、温馨、感人的场面，一生能有几回？麦克费林真乃音乐魔

魂兮归来

——缅怀屈原与贝多芬、肖邦的“葬礼进行曲”

蔡西民

屈原作为一个诗的神灵，他已经庇护了我们三千多年了。而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神灵，他还将庇护我们上千上万年。他会和这个民族一起长存不朽的，一如他在自己的诗中所唱“愿岁并谢，与长友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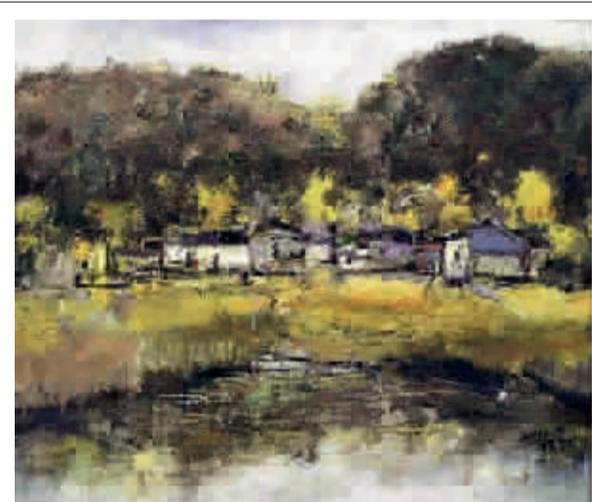
每次听到贝多芬第三（英雄）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葬礼进行曲”和肖邦第二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之“葬礼进行曲”，我总感觉到那缓慢而沉重但又坚定的节奏，仿佛是对一个远去的伟人的深情的呼唤“魂兮归来”，而屈原他似乎从未离开过这个他所珍爱的美丽的故国，以及他所热爱的伟大的民族和人民。

一支麦克风，随意坐到音乐厅的舞台边，哼唱几句，向台下示意，有六位小伙子陆续上台，分坐在麦克费林两边，依次与他“过招”，同台“飙”唱，气氛热烈，笑声满场。

音乐会虽然没有中场休息，但看得出有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是麦克费林的独秀与听众互动，后半部分是麦克费林与昆剧艺术家张军、二胡演奏家赵磊、芭蕾舞明星吴虎生对招PK。麦克费林在演出前与以上几位只是简单排练一下，主要是到临发挥。据说他之前没有听过昆剧，在张军演唱了几句后，居然能与他合唱，音调之妩媚委婉、韵味之缠绵悱恻，令人叫绝；与赵磊二胡“飙”技，赵磊几次想用高难度的二胡技巧难倒或考验麦克费林，但麦克费林举重若轻、避实就虚、以柔克刚，最后双双达到琴瑟和谐；经过前两个回合，为吴虎生芭蕾舞伴奏，对麦克费林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他的哼唱几个音，既是器乐伴奏，又是舞思引导，长风皓月，峰回路转，舞之精灵，自由翱翔。

音乐会临近尾声，麦克费林反复哼出几个节奏音后，居然慢慢“引诱”出听众悠悠的哼唱，这哼唱从支离破碎、断断续续到逐渐成句成调、最后水到渠成喷薄而出——巴赫的《咏叹调》！（著名的四首乐队组曲中第3首）千人合唱巴赫的《咏叹调》，如此神圣、温馨、感人的场面，一生能有几回？麦克费林真乃音乐魔术师也！

聆听过无数现场音乐会，此番麦克费林的表现更令人大开眼界：音乐也可以这样表现的。麦克费林曾说过，音乐是上帝带给人类的最珍贵、最神秘、最直透人心的礼物。他的另类不羁卓尔不群，诠释了什么是音乐的鲜活、神秘性、开拓性、包容性——一句话，音乐的无限性！



乡村暮色

(油画)

姚伟超

向的丁东成说，这棵银杏树冠奇大，每逢夏天，浓密的树荫覆盖地面半亩有余，可供千人乘凉。“真是‘树大招风’。”“文革”期间，这棵银杏的枝叶无端遭到砍伐，眼下规模已经大不如前了。”丁东成一边摇头，一边惋惜地说。

三棵银杏

魏鹏

第三棵银杏唤作“雷击复苏”，位于公园的西北。树高23.9米，树径4.7米，此树与“千年垂乳”、“撑天覆地”的不同在于，其树干挺直高耸，宛若一柱擎天，显得傲岸而突兀。清咸丰年间，一场惊雷击毁了此树的半边躯干，数年后竟然又奇迹般地慢慢复苏。如

拿破仑三世的前辈拿破仑一世当年在位时，一是大力扶持国内的天主教势力，二是对东方的传教事业特别关注，当然他的这种关注与支持更多的不是出于宗教热情，而是出于政治目的。这个科西嘉人对他弟弟吕西安说过：“没有宗教，就没有政府。精明的征服者是从不同神甫吵架的，可以既迫使他们，又利用他们。”拿破仑一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的皇帝加冕仪式请来了巍巍的罗马教皇庇护七世。当可怜的老头拿着沉重的皇冠往拿破仑头上扣时，他从教皇手中夺过皇冠，自己给自己扣头上了，接着又拿起皇冠扣到了皇后约瑟芬头上。这两个动作不外两个意思：第一，这皇冠是我挣来的，不是你教皇给的，我只不过借你的手与面子用而已。第二，这皇冠是我给皇后的，我有权给她，也就有权没收她。当然他也不是白借，他想尽些义务——天主教的海外保护权，他还是要争取的。

拿破仑一世短暂的光辉很快就结束了，但是法国的保教事业却蒸蒸日上。1838年，罗马教皇格列高里十六世取消了葡萄牙在中国的保教权，把北京教区的主教位置给了法国人。1846年，法国与中国签订《黄埔条约》，该条约争取到了外国传教士在五口的自由活动，还争取到了中国政府对天主教的弛禁。特别是后者，更多地体现了法国对于其保教权的努力与贡献。当然了，法国传教士认为这些远远不够，之前他们就对政府这样叫唤：“法国屡屡参与其他并不重要的外交事

务，不惜花费巨款，派遣舰队和军队，如欲为我们取得在华传教的自由，岂非轻而易举？”

“既然英国可以为了维护少数商人的利益，毫不迟疑地派遣军舰追偿几箱焚毁了鸦片造成的损失，法国为什么不可以进行有效干涉呢？”拿破仑三世既要继承前辈的重教传统，又要尊重法国内部天主教势力的宗教扩张情绪，更要体现他作为皇上的魄力。所以，马赖事件一出，法国天主教徒被激怒，他很不安。说句不客气的，假设马赖不是法国人而是别国人，只要他是天主教徒，法国就有保护他的义务。甚至中国籍的天主教徒，法国政府也有义务对他伸出保护之手。只要它的能力能达到，只要它需要，它就会兴兵操戈。因此，拿破仑三世指示：天主教受到了迫害，法国政府要为保护圣教而战，战争的时候与英国联合出兵！

法国政府要为保护圣教而战，战争的时候与英国联合出兵！法国外长瓦尔斯基对驻华代办科尔西强调：“马赖先生之死给皇帝政府留下了难以忍受的印象……故我政府有义务要求光彩的补偿。”此前，为了与沙皇俄国争夺对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英法两国曾经在1854年到1856年间有过良好的合作，并最终取得了胜利。现在，在对付中国方面，双方还是有共同语言的，于是，他们就联手了，那么，美俄啥意思呢？

我对当代油画的理解与表现，建构在对启蒙的文艺复兴经典画唯美到现实主义画风的深刻性认识基础上，而后进入到一种现代的意识。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启蒙的经典油画是书卷气的抒情油画，到了当代传承者被视为表现的借鉴，而十九世纪后的现实主义刻画色彩更是深刻。我在创作时很注重两者之间的表现与情调的融合。我以为不管是古典画风还是苏派的画风，进入到我的创作中其抒情的情调有一种现代表现意境的延伸，画境写实不再重要，写意的抒情是画风的主题。其实当代油画表现的就是油画的味儿，就是我们讲惯了的感觉，这是两种不同观念的结合。一方面我注重西方油画是如何进入当代表现的发展过程的，另一方面，我更注重传承中国前辈油画家是如何将油画民族化。所以，我的油画追求的是现代的“荷塘月色”，如同朱自清的散文一样，以一种概括的色彩画出抒情而深入的哲理。以这种表现手法，我的画是哲理的“梦的系列”，主要展现色彩所具有的现代哲学意味，从表现中提炼色彩，将写意的概念深入到想象中，这些作品色彩酣畅，笔触压住画面有一种快意，如同色彩在梦想中有一种幻觉之美。有时我以这种色彩套在花丛中，色彩绚烂，表现“无边光景一时新”的朱熹的诗意。

这样我的作品中就有了一种厚重与沉稳，快意与爽朗的后期印象派的写意性，而不是后期印象派的块面，如同中国画大写意的现代文人画。我这次入选“直觉——上海小幅油画展”的作品《乡村暮色》就是以厚重、沉着，复色之中透出自然的绚烂，简朗之中透出意境的“暮色”，画境与自然景色因为有层层复色而显出我对油画写实与写意的理解。这种表现既可写意文化的意味，又可刻画自然的情调。

你知道吗，俗称草子的紫云英也能吃呢。

正因为如此，周围百姓都视这三棵银杏为神灵，年年烧香膜拜。早春的时候，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三棵银杏的叶子，但看到棵棵树上都挂满了五颜六色的绸条，绸条上写满了心愿和祝福，像叶片一样在春风中飘舞。

《游汤泉记》。所以“惠济白果”也叫“汤白果”，享誉全国及东南亚。这三棵银杏的果子皆无苦心，堪称世间珍品。当地居民解释说：寺院原来的雄性银杏枯死了，补植新的雄性树后，这三棵银杏树虽然仍结果实，但不舍旧情，就将心交给了已经枯死的银杏，让枯死的雄树把心带走，所以，果子皆无苦心。

正因为如此，周围百姓都视这三棵银杏为神灵，年年烧香膜拜。早春的时候，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三棵银杏的叶子，但看到棵棵树上都挂满了五颜六色的绸条，绸条上写满了心愿和祝福，像叶片一样在春风中飘舞。

十日谈

草木篇